

远亲不如近邻

□张浩宗



凑过来对我说。我只好将蔬菜往家里带。

老哥忽然跑过来对我说,老弟啊,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,身体又没啥大毛病,你朋情广,认识的人多,如果有合适的体力活儿干,你可要介绍给我啊!我说,我们都是邻居了,看你老哥说的,如果有,我一定给你介绍。

后来,每次路过,老两口都会主动与我打招呼。下班回来,女主人总会从家里抓东拿西往我手中塞。

我总接受人家的东西也过意不去,就想尽千方百计顺带些糖果、木耳、白糖啥的送给他们。

年关逼近,他们杀年猪时还要请我去吃刨汤肉,临走,又给我捎上猪腿、精肉啥的,搞得我怪不好意思。我怎样做才能回报他们呢?

附近有一家建筑公司,老总我认识。听说最近他们公司要拆迁一幢旧楼房,然后再重建电梯楼。我打听到公司需要临工,征得公司老总同意后,我就将拆除该院墙的临工活儿介绍给了老哥。老哥欣然接受了。

可几天后,却传来了不幸的消息,说老哥那天与其他几个临工拆除院墙时,部分墙体忽然坍塌,其他几个人发现险情及时逃离了,而老哥因反映迟钝,被砖头击中了腰部,脸上和手臂也不同程度的受伤,幸亏送往医院及时,生命保住了……

我及时赶往医院,为老哥忙前忙后。

老哥股骨骨折,做了手术。但腿部却落下了残疾,老哥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通过我和朋友周旋,老哥按照相关规定获得了相应的赔偿和补贴。

老哥没有怪罪我。老姐也没有怪罪我。他们的子女会不会怪罪我,我还不知道。

事后,我一直在心里内疚和自责。事故虽然与我无直接关系,但我觉得对不起老哥。

隔三差五,我就会去老哥家帮助干些体力活,包括为他们家种植蔬菜和搬运煤炭啥的……我还在每一个节日来临前给他家送去各种水果、副食、猪肉和清油。

他们的子女回来后,不但没有责怪我,还说这只是意外,您当时为老爸介绍临工做也是好心。我们平常不在家,没有敬到孝心,觉得亏欠啊!平常都是您颠前跑后地照顾我们老爸,我们该感谢您才是啊!

对老哥的照顾我一直没有放弃。一坚持就是几年。

老婆不解地问我,他出事时你又不在于,你给他介绍临工也是他提出来的,况且公司也赔偿了,凭啥你要照顾他?

老婆每次问,我都用沉默相对。有一次老婆又问同样的话,我被逼急了,大声吼道:因为我们是邻居,我走路好好的,我不帮他谁帮他?

老婆被我的吼声震住了,接着,流下了委屈的泪水……

粮啊娘

□李柯漂

喝酒。等他喝完酒出来,身边的米口袋早已不翼而飞,被人顺手牵羊偷走了。半醉半醒的父亲急得直跺脚,他知道母亲在家等米下锅,直到下午时分,父亲才怏怏不乐地空手而归,爬在桌边痛哭起来。母亲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,但她少有的心平气和,平静地对父亲说,偷了就偷了吧,丢财免灾。母亲在劝父亲别难过的时候,其实,她的心里比父亲更痛。

后来土地包产到户,村里还是那么大大一片土地,还是那些人在劳作。不同的是,在地里劳作的人们精神状态焕然一新。等到第一个收获季节到来,各家各户就有了余粮。母亲说,多亏党的好政策,一波接一波地惠顾到农村的每一个家庭。时代的进步,离不开党的好政策的推进。到如今,我们家早已过上了小康生活。但勤俭持家,节俭生活的美德在母亲的心里早已根深蒂固,对粮食的珍惜就是对劳动的尊重,母亲教育我们“粒粒皆辛苦”的道理,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。尽管家有存粮,冰箱里的食物也常常爆满,有时候,母亲反倒束手无策地问我们一句,今天吃啥子呢?

看到母亲每天为煮饭发“愁”的样子,我就觉得心里好笑。娘啊娘,你一辈子都在为粮发愁,到啥时候才有个头哦。母亲也笑了,她说,我怕你们嘴刁,说这不好吃那不好吃,征求你们的意见呢。

母亲的心思我们都明白,她是从断粮断炊的年代里走出来的一代人,珍惜每一粒粮食,在她眼里就是珍惜生命延续。经她手做出的每一顿饭菜,几乎是恰到好处,没有剩菜剩饭。母亲不懂什么大道理,光盘行动她却做到了极致。她更不懂得粮安天下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“中国梦”的重要组成部分,但她的一言一行已经感化到了我们。

手把肉

□龚华琼

可人的子期,定居北京多年。昨日线上一见面,就邀我们一家人八月份从四川去她的家乡——蒙古吃手把肉。头脑昏昏的我,精神为之一振,一下来了兴致。

我不是素食者。迄今为止,吃过很多肉:水滑肉,粉蒸肉,酱钵肉,回锅肉,杂七杂八的。就是没吃过手把肉,别说吃了,见都没见过,我不是蒙古人,哪知她们那边的特产呢。

子期是个眷恋故乡的女子,“塔拉尔吉娜”是她的口头禅。学得这一句,出入草原,可以受到牧民朋友更好的款待。因为它的意思是“谢谢”。学得像不像,重音落在哪个字上,都不打紧,只要笑脸相迎,就可心领神会。

想在草原,吃点肉,汪曾祺先生告诉我,还得学会一句“莫哈一的”。“莫哈”泛指一切肉,这儿特指羊肉。有了这句,再飘一句“不达一的”,保准肚儿不“唱戏”。

我以为七八月份吃手把肉,真像汪老写的:八九月是草原最美的时候,草原上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,羊都上了膘。没想到,这个子期,居然调皮地说:八月份回蒙古避暑。自然是八月份吃手把肉啦!

吃手把肉,总得讲点搭配吧。酒,是必不可缺的。无酒不欢,蒙古人天性热情,豪爽。进门必三大碗迎客。马奶酒,草原白,不是我事先想象的“青棵酒”“奶油茶”,也不是汪老说的“白酒”。

我无比遗憾:早就滴酒不沾了,看来手把肉也是吃不上了,不喝酒,不礼貌的。

“是的”,子期接着说,“以往老乡很热情,会让你喝酒的。饭店就随意一些。现在,牧民的习俗很多也淡化了,吃手把肉也无需太多讲究。逐草而居已经翻篇,教包,已经很少了,旅游景点可见。”

几年前,脖子一个大包,疑似癌症病患。先生问我有何心愿。我给他念:敕勒川,阴山下。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。天苍苍,野茫茫。风吹草低见牛羊。

海边踏浪,草原飞歌,是我一直向往的。

如今,身体好了,脚却懒了。不经意间,那个夙愿又被子期的手把肉,给轻轻逗了出来。

顺便说一下,这个手把肉,既不是我们想象的“手抓饭”,也不是我们吃烤鸡般:拿起一只鸡腿,手抓牙咬,满嘴油糊糊的,不雅。

汪老说了:手把肉,即白水煮切成大块的羊肉。一手“把”肉,一手用蒙古刀自己割着吃。

好想去草原飞歌,去蒙古包听马头琴,只是想到子期说吃手把肉最好是“七成熟”,想到到嘴的肉上面还沾有一些血水,胆小的我又望“肉”止步了。再说,如今新冠疫情还在兴风作浪,我还是好好呆在家里做个“乖娃娃”,不给防疫添乱。不过,我仍旧要对子期说声:塔拉尔吉娜!

曾经寂寞的小镇忽然热闹起来,我居住的小区周围,居民一年比一年增多。我知道,他们都是从附近农村山上和毗邻乡镇搬来的。子女们打工挣了钱后,纷纷来到小镇自己修房或买房,因为这里离县城近,比其它乡镇条件好。热热闹闹办一通乔迁酒后,子女们就消失了。他们去了哪儿呢?出门挣钱去了。他们把看家和照顾孩子们上学的事儿全都扔给了老父老母。

我说的这个邻居就是近几年在小镇修了房子搬来居住的。

邻居是从山上下来的。子女们都在外面打工。他们搬来居住后不久,子女们也迅速消失了,只剩下两个老年人看家护院,照顾孙子。

因为隔他们家近,慢慢地,我们就熟悉了。

我在小镇一个基层单位退休后,成天无所事事,到处瞎转悠。那天,路过邻居家,女主人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,张同志,我们现在是邻居了,以后还承蒙你多关照哟!

我说,老姐啊,远亲不如近邻,我们互相关照,有啥难处支个话就行!

谢谢张同志不嫌弃我们是农村人。女主人嘿嘿笑着,无话找话地与我搭着腔。

老姐,看你说到哪儿去了,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哦,孩子们又出门了吗?我搭讪着。

是啊,你看嘛,我们刚从山上搬下来,啥都没有,只好在附近挖点荒地种点菜。说着,她就跑进屋给我拿了几个新鲜蔬菜,菜叶上还晶莹着几滴露珠……

我说,老姐你太客气了,你们也不容易,今后就不要给我拿东西了。

你不收下就见外了,也不是啥贵重东西,渣渣草草的,不值钱,快收下!老哥也大笑着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,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穿暖。我出生在川东梁江畔的农村,那时候,父母辈踩在贫瘠的土地里刨生活,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尤其难度过的日子,就是每年刚过完春节那段时间。纵然是春暖花开鸟语花香也无心顾暇。人们的心思都放在自家日渐见底的储粮罐里,细细掐算着夏收的日程,忧虑着在这青黄之间如何接济。打我记事时起,家里就年年断粮,急得母亲天天在灶台边转圈儿。俗话说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这话真不假。家里最为难的就是母亲了,吃了上顿愁下顿。

那时候是大集体生产,每天刚亮,队长一声哨响,全村男女拿着农具就去田地里忙碌。一年四季,任凭风吹雨打,日晒雨淋。记忆力,父母亲也是起早贪黑地上工,一年到头积累的工分,到头来也分不到多少粮食。全家老小缩衣紧食,每到青黄不接的时节,还是会缺粮下锅。

好在家里有一块自留地,母亲除了上集体的工,空余时间都耗在这块地里,把一块地种得花样翻新,不管春夏秋冬如何轮换,地里都有郁郁葱葱的苗苗生长着。尽管如此,勤劳归勤劳,但最终解决不了锅里短缺食物的问题。父亲常常把自留地里产出的小蔬小果拿到集市上去卖,再换回来几斤白米白面,家里的锅灶才有一丝烟火味。

艰难困苦的日子里,是母亲一勺一勺分配着锅里的食物,虽出自她的手,但她的碗里永远比我们少。谦让是母亲的性格,“不想吃”三个字,成了母亲的口头禅。这其实就是母亲在为我们的肚皮争取每一粒粮食,为全家人精打细算。

记得有一次,父亲在集市上买了几斤米,晌午时分,贪杯的父亲在小酒馆里受邀